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九十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九十三回　甄家僕投靠賈家門　水月菴掀翻風月案

下一回▶

　　說馮紫英去後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吩咐道：「今兒臨安伯那裡來請吃酒，知道是什麼事？」門上的人道：「奴才曾問過，並沒有什麼喜慶事。不過南安王府裡到了一班小戲子，都說是個名班。伯爺高興，唱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瞧瞧熟閣本和藤本作：熱鬧熱鬧。大約不用送禮的。」說着，賈赦過來問道：「明兒二老爺去不去？」賈政道：「承他親熟閣本和藤本作：熱，怎麼好不去的。」說着，門上進來回道：「衙門裡書辦藤本作：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，有堂派的事，必得早些去。」賈政道：「知道了。」說着，只見兩個管屯裡地租子的家人走來，請了安，磕了頭，旁邊站着。賈政道：「你們是郝家庄的？」兩個答應了一聲。賈政也不往下問，竟與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兒散了。家人等秉着手燈送過賈赦去。

這裡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：「說你的。」那人說道：「十月裡的租子奴才已經赶上來了，原是明兒可到。誰知京外拿車，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掀在地下。奴才告訴他說是府裡　　租子的車，不是買賣車。他更不　　這些。奴才叫車夫只管拉着走，几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頓，硬扯了兩輛車去了。奴才所以先來回報，求爺打發個人到衙門裡去要了来纔好。再者，也整治整治這些無法無天的羞閣本和藤本作：差役纔好。爺還不知道呢，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，客商的東西全不顧，掀下来赶着就走。那些赶車的但說句話，打的頭破血出的。」賈璉　　了，罵道：「這個還了得！」立刻寫了一個帖兒，叫家

人：「拿去向拿車的衙門裡要車去，并車上東西。若少了一件，是不依的。快閣本和藤本作：快叫周瑞。」周瑞不在家。又叫旺兒。旺兒晌午出去了，還没有回来。賈璉道：「這些忘八羔子，一個都不在家！他們終年家吃糧不管事。」因吩咐小廝們：「快給我找去。」說着也回到自己屋裡　　下。不題。

且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来請。賈政告訴賈赦道：「我是衙門裡有事，璉兒要在家等候拿車的事情，也不能去，倒是大老爺帶寶玉應酬一天也罷了。」賈赦點頭道：「也使得。」賈政遣人去叫寶玉，說：「今兒跟大爺到臨安伯那裡聽　　去。」寶玉喜歡的了不得，便換上衣服，帶了焙茗、掃紅、鋤藥三個小子出来，見了賈赦，請了安，上了車，來到臨安伯府裡。門上人回進去，一會子出來說：「老爺請。」于是賈赦帶着寶玉走入院内，只見賓客喧闐。賈赦寶玉見了臨安伯，又與衆賓客都見過了禮。大家坐着說笑了一回。只見一個掌班的拿着一本戲单，一個牙笏，向上打了一個千兒，說道：「求各位老爺賞戲。」先從尊位點起，挨至賈赦，也點了一齣。那人回頭見了寶玉，便不向别處去，竟搶步上来打個千兒道：「求二爺賞兩齣。」寶玉一見那人，面如　　粉，唇若　　砂，鮮潤如出水芙渠，飄揚似臨風玉樹。原來不是别人，就是蔣玉函。前日　　得他帶了小兒進京，也没有到自己那裡。此時見了，又不好站起来，只得笑道：「你多早晚來的？」蔣玉函把手在自己身子上一指，笑道：「怎麽二爺不知道麽？」寶玉因衆人在坐，也難說話，只得胡亂點了一齣。蔣玉函去了，便有幾個議論道：「此人是誰？」有的說：「他向來是唱小旦的，如今不肯唱小旦，年紀也大了，就在府裡掌班。頭裡也改過小生。他也儹了好幾個錢，家裡已經有兩三個舖子，只是不肯放下本業，原舊領班。」有的說：「想必成了家了。」有的說：「親還没有定。他倒掌定一個主意，說是人生配偶關係一生一世的事，不是混鬧得的，不論尊卑貴賤，總要配的上他的纔能，所以到如今　　並没娶親。」寶玉暗忖度道：「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。要嫁着這樣的人材兒，也算是不辜負了。」

那時開了戲，也有昆腔，也有高腔，也有弋腔梆子腔，做得熱鬧。過了晌午，便擺開棹子吃酒。又看了一回，賈赦便欲起身。臨安伯過来留道：「天色尚早，聽見說蔣玉函有一齣《占花魁》，他們頂好的首戲。」寶玉聽了，巴不得賈赦不走。于是賈赦又坐了一會。果然蔣玉函扮着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後神情，把這一種憐香惜玉的意思，做得極情盡致。以後對飲對唱，纏綿繾綣。寶玉這時不看花魁，只把兩支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。更加蔣玉函聲音响喨，口齒清閣本和藤本作：清楚，按腔落板，寶玉的神魂都唱了進去了。直等這齣戲進場後，更知蔣玉函極是情種，非尋常戲子可比。因想着《樂記》上說的是「情動於中，故形於聲。聲成文謂之音。」所以知聲，知音，知樂，有許多講究。

聲音之原，不可不察。詩詞一道，但能傳情，不能入骨，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。寶玉想出了神，忽見賈赦起身，主人不及相留。寶玉没法，只得跟了囘來。到了家中，賈赦自囘那邊去了，寶玉來見賈政。

賈政纔下衙門，正向賈璉問起拿車之事。賈璉道：「今兒叫人拿帖兒去，知縣不在家。他的門上說了：這是本官不知道的，並無牌票出去拿車，都是那些混賬東西在外頭撒野擠訛頭。既是老爺府裡的，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，包管明兒連車連東西一并送來。如有半點差遲，再行稟過本官，重重處治。此刻本官不在家，求這裡老爺看破些，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。」賈政道：「既無官票，倒底是何等樣人在那裡作怪？」賈璉道：「老爺不知，外頭都是這樣。想来明兒必定送來的。」賈璉說完下來，寶玉上去見了。賈政問了幾句，便叫他往老太太那裡去。賈璉因爲昨夜叫空了家人，出來傳喚，那起人多已伺候齊全。賈璉罵了一頓，叫大　　家賴升：「將各行檔的花名册子拿来，你去查點查點。寫一張諭帖，叫那些人知道：若有並未告假，私自出去，傳喚不到，貽誤公事的，立刻給我打了攆出去！」賴升連忙答應了幾個「是」，出來吩咐了一囘。家人各自留意。

過不幾時，忽見有一個人頭上載閣本和藤本作：戴着毡帽，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衣裳，脚下穿着一雙撒鞋，走到門上向衆人作了個揖。衆人拿眼上上下下打諒了他一番，便問他是那裡來的。那人道：「我自南邉甄府中来的。并有家老爺手書一封，求這裡的爺們呈上尊老爺。」衆人聽見他是甄府來的，纔站起来讓他坐下道：「你乏了，且坐坐，我們給你囘就是了。」門上一面進來囘明賈政，呈上來書。賈政折書看時，上寫着：

　　世交夙好，氣誼素敦。遙仰襜帷，不勝依切。弟因菲材　　譴，自分萬死難償，幸邀寬宥，待罪邊邊，迄今門戶凋零，家人星散。所有奴子包勇，向曾使用，雖無奇技，人尚慤實。倘使得備奔走，餬口有資，屋烏之愛，感佩無涯矣。專此奉達，餘容再叙。不宣。

賈政看完，笑道：「這裡正因人多，甄家倒荐人來，又不好却的。」吩咐門上：「叫他見我。且留他住下，因材使用便了。」門上出去，帶進人來。見賈政便磕了三個頭，起來道：「家老爺請老爺安。」自己又打個千兒說：「包勇請老爺安。」賈政囘問了甄老爺的好，便把他上下一瞧。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，肩背寬肥，濃眉　　眼，磕額長髯，氣色粗黑，垂着手站着。便問道：「你是向來在甄家的，　　是住過幾年的？」包勇道：「小的向在甄家的。」賈政道：「你如今爲什麽要出來呢？」包勇道：「小的原不肯出來。只是家爺再四叫小的出來，說是別處你不肯去，這裡老爺家裡只當原在自己家裡一

樣的，所以小的來的。」賈政道：「你們老爺不該有這事情，弄到這樣的田地。」包勇道：「小的本不敢說，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，一味的真心待人，反倒招出事來。」賈政道：「真心是最好的了。」包勇道：「因爲太真了，人人都不喜歡，討人厭煩是有的。」賈政笑了一笑道：「既這樣，皇天自然不負他的。」包勇還要說時，賈政又問道：「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寶玉麽？」包勇道：「是。」賈政道：「他還肯向上巴結麽？」包勇道：「老爺若問我們哥兒，倒是一段奇事。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，也是一味的誠寔。從小兒只　　和那些姐妹們在一處頑，老爺太太也狠打過幾次，他只是不改。那一年太太進京的時候兒，哥兒大病了一塲，已經死了半日，把老爺幾乎急死，裝　　都預備了。幸喜後來好了，嘴裡說道，走到一座牌樓那裡，見了一個姑娘領着他到了一座廟裡，見了好些櫃子，裡頭見了好些冊子。又到屋裡，見了無數女子，說是多變了鬼怪似的，也有變做骷髏兒的。他嚇急了，便哭喊起来。老爺知他醒過來了，連忙調治，漸漸的好了。老爺仍叫他在姐妹們一處頑去，他竟改了脾氣了，好着時候的頑意兒一概都不要了，惟有念書爲事。就有什麽人來引誘他，他也全不動心。如今漸漸的能彀帮着老爺料理些家務了。」賈政默然想了一回，道：「你去歇歇去罷。等這裡用着你時，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。」包勇答應着退下來，跟着這裡人出去歇息。不提。

一日賈政早起剛要上衙門，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裡交頭接耳，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是的，又不好明回，只管咕咕唧唧的說話。賈政叫上來問道：「你們有什麽事，這麽鬼鬼祟祟的？」門上的人回道：「奴才們不敢說。」賈政道：「有什麽事不敢說的？」門上的人道：「奴才今兒起來開門出去，見門上貼着一張白紙，上寫着許多不成事體的字。」賈政道：「那裡有這樣的事，寫的是什麽？」門上的人道：「是水月　　裡的　　話。」賈政道：「拿給我瞧。」門上的人道：「奴才本要揭下来，誰知他貼得結實，揭不下來，只得一面抄一面洗。剛纔李德揭了一張給奴才瞧，就是那門上貼的話。奴才們不敢隱瞞。」說着呈上那帖兒。賈政接來看時，上面寫着：

西貝草斤年紀輕，水月　　裡　　尼僧。

一個男人多少女，窩娼聚賭是陶情。

不肖子弟來辦事，榮國府内出新聞。

賈政看了，氣得頭昏目暈，赶着叫門上的人不許聲張，悄悄叫人往寧榮兩府靠近的夾道子墻壁上再去找尋。隨卽叫人去喚賈璉出來。賈璉卽忙赶至。賈政忙問道：「水月菴中

居的那些女尼女道，向來你也查考查考過没有？」賈璉道：「没有。一向都是芹兒在那裡照　　。」賈政道：「你知道芹兒照　　得來照　　不來？」賈璉道：「老爺既這麽說，想来芹兒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。」賈政歎道：「你瞧瞧這個帖兒寫的是什麽。」賈璉一看，道：「有這樣事麽。」正說着，只見賈蓉走來，拿着一封書子，寫着「二老爺密啟」。打開看時，也是無頭榜一張，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。賈政道：「快叫賴大帶了三四輛車子到水月菴裡去，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齊拉囘來。不許泄漏，只說裡頭傳喚。」賴大領命去了。

且說水月　　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到　　中，沙彌與道士原係老尼收　　，日間教他些經懺。已後元　　不用，也便習學得懶怠了。那些女孩子們年紀漸漸的大了，都有也閣本和藤本作：也有個知覺了。更兼賈芹也是風流人物，打量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兒，便去招惹他們。那知芳官竟是眞心，不能上手，便把這心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。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個叫做鶴仙的，長得都甚妖嬈，賈芹便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。閑時便學些絲絃，唱個曲兒。那時正當十月中旬，賈芹給菴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，便想起法兒来，告訴衆人道：「我爲你們領月錢不能進城，又只得在這裡歇着。怪冷的。怎麽樣，我今兒帶些菓子酒，大家吃着樂一夜好不好？」那些女孩子都高興，便擺起棹子，連本　　的女尼也叫了來，惟有芳官不来。賈芹喝了幾杯，便說道要行令。沁香等道：「我們都不會，到不如搳拳罷。誰輸了喝一杯，豈不　　快。」本　　的女尼道：「這天剛過晌午，混嚷混喝的不像。且先喝幾鐘，愛散的先散去，誰愛陪芹大爺的，囘來晚上儘子喝去，我也不管。」

正說着，只見道婆急忙進來說：「快散了罷，府裡賴大爺来了。」衆女尼忙亂收拾，便叫賈芹躲開。賈芹因多喝了幾杯，便道：「我是送月錢来的，怕什麽！」話猶未完，已見賴大進來，見這般樣子，心裡大怒。爲的是賈政吩咐不許聲張，只得含糊裝笑道：「芹大爺也在這裡呢麽。」賈芹連忙站起來道：「賴大爺，你來作什麽？」賴大說：「大爺在這裡更好。快快叫沙彌道士　　拾上車進城，宮裡傳呢。」賈芹等不知原故，還要細問。賴大說：「天已不早了，快快的好赶進城。」衆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，賴大　　着大走騾押着赶進城。不題。

却說賈政知道這事，氣得衙門也不能上了，坐獨閣本和藤本作：獨坐在内書房嘆氣。賈璉也不敢走開。忽見門上的進来稟道：「衙門裡今夜該班是張老爺，因張老爺病了，有知會来請老爺補一班。」賈政正等賴大囘來要辦賈芹，此時又要該班，心裡納悶，也不言語。賈璉走上去說道：「賴大是飯後出去的，水月菴離城二十来里，就趕進城也得二

更天。今日又是老爺的帮班，請老爺只管去。賴大來了，叫他押着，也別聲張，等明兒老爺回來再發落。倘或芹兒來了，也不用說明，看他明兒見了老爺怎麼樣說。」賈政聽来有理，只得上班去了。

賈璉抽空纔要回到自己房中，一面走着，心裡抱怨鳳姐出的主意，欲要埋怨，因他病着，只得隱忍，慢慢的走着。且說那些下人一人傳十傳到裡頭。先是平兒知道，卽忙告訴鳳姐。鳳姐因那一夜不好，懨懨的緫没精神，正是惦記鉄檻寺的事情。　　說外頭貼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話，哧閣本作：嚇了一跳，忙問帖的是什麼。平兒隨口答應，不留神就錯說了道：「没要　　，是饅頭菴裡的事情。」鳳姐本是心虛，　　見饅頭菴的事情，這一唬直唬怔了，一句話没說出來，急火上攻，眼前發暈，咳　　了一陣，哇的一聲，吐出一口血來。平兒慌了，說道：「水月　　裡不過是女沙彌女道士的事，奶奶着什麼急。」鳳姐聽是水月菴，纔定了定神，說道：「呸，糊　　東西，到底是水月菴呢，是饅頭菴？」平兒笑道：「是我頭裡錯聽了是饅頭菴，後来　　見不是饅頭菴，是水月　　。我剛纔也說閣本和藤本作：就說溜了嘴，說成饅頭菴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我就知道是水月菴，那饅頭菴與我什麼相干。原是這水月菴是我叫芹兒管的，大約刻扣了月錢。」平兒道：「我聽着不像月錢的事，還有些　　話呢。」鳳姐道：「我更不　　那個。你二爺那裡去了？」平兒說：「聽見老爺生氣，他不敢走開。我聽見事情不好，我吩咐這些人不許吵嚷，不知太太們知道了麼。但　　見說老爺叫賴大拿這些女孩子去了。且叫個人前頭打　　打　　。奶奶現在病着，依我竟先別管他們的間事。」正說着，只見賈璉進來。鳳閣本和藤本作：鳳姐欲待問他，見賈璉一臉的怒氣，暫且裝作不知。賈璉飯没吃完，旺兒來說：「外頭請爺呢，賴大回来了。」賈璉道：「芹兒來了没有？」旺兒道：「也來了。」賈璉便道：「你去告訴賴大，說老爺上班兒去了。把這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裡，明日等老爺回來送進宮去，只叫芹兒在内書房等着我。」旺兒去了。

賈芹走進書房，只見那些下人指指點點，不知說什麼。看起這個樣兒來，不像官閣本和藤本作：宮裡要人。想着問人，又問不出來。正在心裡疑惑，只見賈璉走出來。賈芹便請了安，垂手侍立，說道：「不知道娘娘宮裡卽刻傳那些孩子們做什麼，叫姪兒好趕。幸喜侄兒今兒送月錢去還没有走，便同着賴大來了。二叔想來是知道的。」賈璉道：「我知道什麼！你纔是明白的呢。」賈芹摸不着頭腦兒，也不敢再問。賈璉道：「你幹得好事，把老爺都氣壞了。」賈芹道：「侄兒没有幹什麼。菴裡月錢是月月給的，孩子們經懺是不忘記的。」賈璉見他不知，又是平素常在一處頑笑的，便嘆口氣道：「打嘴的東西，你各自去瞧瞧罷！」便從靴掖兒裡頭拿出那個揭帖来，扔與他瞧。賈芹拾来一看，嚇得面如土色，說道：「這是誰幹的！我並没得罪人，爲什麼這麼坑我！我一月送錢去，

只走一　　，並没有這些事。若是老爺囲来打着問我，侄兒便該死了。我母親知道，更要打　　。」說着，見没人在旁邊，便跪下去說道：「好叔叔，救我一救兒罷！」說着，只管磕頭，滿眼淚流。賈璉想道：「老爺最惱這些，要是問准了有這些事，這塲氣也不小。鬧出去也不好　　，又長那個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。將來偺們的事多着呢。倒不如趁着老爺上班兒，和賴大商量着，若混過去，就可以没事了。現在没有對証。」想定主意，便說：「你別瞞我，你幹的鬼鬼祟祟的事，你打諒我都不知道呢。若要完事，就是老爺打着問你，你一口咬定没有纔好。没臉的，起去罷！」叫人去喚賴大。

不多時，賴大来了。賈璉便與他商量。賴大說：「這芹大爺本來鬧的不像了。奴才今兒到菴裡的時候，他們正在那裡喝酒呢。帖兒上的話是一定有的。」賈璉道：「芹兒你　　，賴大還賴你不成。」賈芹此時紅漲了臉，一句也不敢言語。還是賈璉拉著賴大，央他：「護庇護庇罷，只說賈芹哥兒在家裡找來的。你帶了他去，只說没有見我。明日你求老爺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，竟是叫了媒人來，領了去一賣完事。果然娘娘再要的時候兒，咱們再買。」賴大想來，鬧也無益，且名聲不好，就應了。賈璉叫賈芹：「跟了賴大爺去罷，聽著他教你。你就跟著他。」說罷，賈芹又磕了一個頭，跟着賴大出去。到了没人的地方兒，又給賴大磕頭。賴大說：「我的小爺，你太鬧的不像了。不知得罪了誰，鬧出這個亂兒。你想想誰和你不對罷。」賈芹想了一想，忽然想起一個人來。未知是誰，下囲分解。